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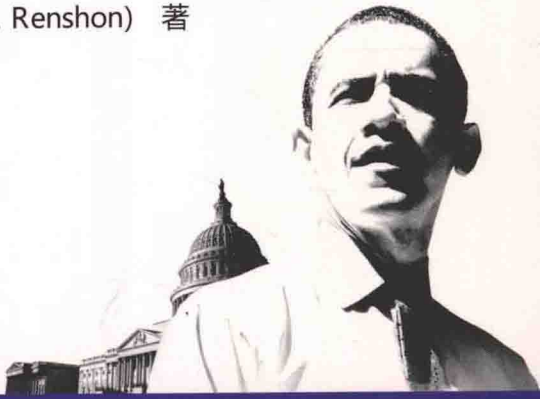
尹继武 主编

救赎政治

奥巴马的总统历程

[美]斯坦利·A·任尚 (Stanley A. Renshon) 著

冯惠云 高爱德 冯振雷 译



Barack Obama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尹继武 主编

救赎政治
奥巴马的总统历程

[美]斯坦利·A·任尚 (Stanley A. Renshon) 著
冯惠云 高爱德 冯振雷 译

Barack Obama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救赎政治：奥巴马的总统历程/（美）任尚著；冯惠云，高爱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ISBN 978-7-300-18133-2

Ⅰ．①救… Ⅱ．①任… ②冯…③高… Ⅲ．①奥巴马，B.-人物研究 Ⅳ．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6418 号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尹继武　主编

救赎政治：奥巴马的总统历程
［美］斯坦利·A·任尚（Stanley A. Renshon）　著
冯惠云　高爱德　冯振雷　译
Jiushu Zhengzhi：Aobama de Zongtong Lic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0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编委会

主　　编：尹继武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定定　丛日云　冯惠云　韩冬临　韩召颖　贺　凯
胡　勇　季乃礼　林民旺　刘　伟　刘训练　卢春龙
彭凯平　蒲晓宇　乔　木　秦亚青　尚会鹏　石之瑜
谈火生　唐世平　王　栋　王二平　王丽萍　王正绪
魏万磊　萧延中　谢　韬　熊易寒　尹继武　张传杰
张警吁　张清敏　郑剑虹　郑建君

心灵的回归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总序

尹继武

HAL9000 系列是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可靠的电脑。HAL9000 电脑从未犯过错误，或者曲解过一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绝对无缺陷，不会犯任何错误。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电影《2001 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1968）

这是符合逻辑的……可有时候不理智、不符合逻辑是必需的。抛弃你的逻辑，跟随你的感受。

——J. J. 艾布拉姆斯（J. J. Abrams）执导的电影《星际迷航》（*Star Trek*，2009）

亚里士多德曾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也就是说，有了人，就有了政治世界；而人不是抽象的行为体，也不是机器，所以政治人的七情六欲，构筑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之所以充满意义和不确定性，追根溯源，就在于人的心理因素，包括人格、认知、情感等，在政治生活中无所不在；人是政治世界的行动者，他们感知着这个世界。传统的理性世界观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着确定性的世界，不同的行动者“各行其道”，彼此熟知对方的偏好、利益和轨道。当然，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多样的、变化的，甚至是一个激情燃烧的世界——世界大战爆发、法西斯主义肆虐、核战争阴影挥之不去、近些年国际恐怖主义兴起；我们也可以看到魅力领袖与狂热追随者、民族主义情绪的互动，民主政治选举如火如荼等热情与信仰交织的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卷。当然，正如随后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个和谐有序的政治世界，同样也离不开人的心理因素，换言之，心理因素成为理性、和谐与秩序的微观基础。凡此种种，皆表明在我们所处的政治世界中，人的心理因素是无处不在的。

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了政治生活，早在那时，政治人就位居政治的中心地位。与此相应，古代的思想家就开始讨论人的心理因素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是，这些都只是零散的探究，直到20世纪初，才系统地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即政治心理学（尹继武、刘训练主编，2011）。简言之，政治心理学就是运用较为成熟的心理学理论，来对政治问题和现实进行分析。细致看来，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分析政治生活中有哪些政治心理因素，它们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等；其二是如何运用既有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政治现实问题，以及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价值。总归而言，政治心理学就是探讨心理因素与政治现实之间互动的一门学科。

政治心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理性的关系（尹继武，2011）。一如上文所言，从一开始，我们就习惯于将政治生活理解为理性的，一个理性的人就是一个排除了人格、情感和复杂动机的人（唐斯，2005）。这是人类探求确定性的进化产物。然而，理性的世界，仅仅是一种规范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政治心理学的开山鼻祖拉斯韦尔（Lasswell，1930，1948），就是从反理性解释出发，吸取当时兴盛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政治人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将私人的心理需求向公共生活的投射。随后，乔治夫妇（George & George，1956）、埃里克森（2010）等人坚持精神分析学说与后精神分析学说的立场，追溯政治人物的家庭环境、成长历程，以此分析它们对于领导人人格形成的重大影响。随着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进入认知研究阶段。在此时期，心理学中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各种研究，都用来分析政治人对世界的认知，包括大量的认知偏差。比如贾尼斯（Janis，1983）关于群体思维的经典研究、杰维斯（Jervis，1976）关于错误知觉的分析等。由此，政治心理学分析进入了有限理性的时代。随后，随着情感心理学分析的重新兴盛，政治心理学越来越将情感纳入分析的核心议程之中，在领导人决策、选举政治、

公共舆论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领域，情感的地位和作用得以重新回归，这又将我们对政治世界的认识回归到一个充满感情、感性甚至激情的世界。

一、政治心理学的前沿在哪里？

作为政治学和心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受心理学研究的影响最大，而政治学更多的是为其提供理论对话对象、政治分析议题以及实践问题。如此，政治心理学的前沿，必须从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线索；具体言之，可以从理论路径、问题领域以及研究方法三个层面展开前沿之旅。

1. 理论路径

政治心理学开创之时，精神分析学说成为当时心理学的主流理论流派。所以早期政治心理学主要借鉴精神分析学说，特别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说，即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分法。由于基本观点的难以证实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均已遭受到众多的批评和质疑（Houghton，2009）。在这种情形下，其内部发展出更为强调社会文化对于人格塑造作用的后精神分析学派；而就外部发展来说，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兴起，已经将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抛弃，转而关注更为外在的行为，进而是内部的心灵过程。二战后，认知革命主导下的心理学发展，让政治心理学的研习者兴奋不已，他们大量运用心理学的成果，包括认知失调理论、认知相符理论、认知偏差、社会归因理论等。他们试图发现赫伯特·西蒙（Simon，1985）所说的有限理性世界也是政治世界的基本铁律。应该说，关于认知判断的研究，仍是当今欧美政治心理学的关注焦点之一，只不过现在的研究，更多地向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靠拢，成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心理学——探讨政治场景下的政治认知及其机制，比如讨论愤怒、恐惧等情绪对于知觉风险的影响（Lerner，Gonzalez，Small & Fishhoff，2003）。同理，这些研究的框架、方法都是借鉴实验心理学的手段，从而使得研究更为“心理学化”，而不是传统的政治学理论路径。

至于理论路径，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前沿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

认知心理学、情感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正如上文所述，认知研究的讨论对象一直集中于政治行为体的认知能力、认知机制等问题，当今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即讨论何种因素、在何种具体情境下作用于行为体的认知判断的机制和途径。这种路径，要么借鉴最为前沿的认知心理学成果来进行政治心理学分析，要么在政治场域中进行政治认知研究的实验，从而收集一手的数据加以分析，得出可以与心理学理论对话的结论。就情感心理学来说，当前的研究已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情感研究，更多的是与认知研究进行对话。亦即，几千年来，无论是哲学领域，还是新近心理学领域，一直将情感和情绪看作理性的损害因素，所以，早期政治情感研究都是集中于情感的非理性作用，如情感对于决策的危害性等（Janis and Mann，1977）。到第二阶段，受神经科学的影响，心理学家发现，情感是理性的必要成分和因素，换言之，一个缺乏情感和情绪能力的个体，尽管他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他也不是理性的人。例如，他难以做出基本的决策和选择，而陷入无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之中。所以这一阶段，情感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情感对于理性是必要的、必需的（达马西奥，2007）。在政治决策中，我们可以发现情感有助于搜集证据、形成偏好，情感有助于领导人凝聚民众等（Marcus，Neuman & MacKuen，2000；Neuman，Marcus，Crigler & MacKuen eds.，2007；尹继武，2009）。当前情感研究并不再仅仅强调情感的理性功能或构成理性的本质要素，更多地强调情感的理性能力，即情感对于政治行为和政治世界的积极意义，如情感可以造就群体和共同体的形成。

至于社会心理学领域，早期的理论借鉴主要为归因理论、社会支配理论、文化理论等。随着群体社会心理学范式的变迁，群体心理学理论逐渐在分析政治群体问题中占主导地位。从挫折攻击理论，到现实利益理论，再到后来的社会认同理论，都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应用理论。特别是社会认同理论，对于解释政治世界中的不同群体关系，包括冲突关系、联盟关系等，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Huddy，2001）。其中的焦点之一在于，社会认同的竞争，到底一定会产生冲突，还是可以走向和谐？对此不同的回答，成为社会认同理论关于认同与冲突关系的争执焦点（Mercer，1995；Gries，2005）。而且，社会认同理论

的研究手段也越来越精细，即越来越关注如何测量社会认同的程度这一问题。比如，如何量化香港人对于中国内地的社会认同的取值等，都是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的实证趋向（赵志裕等，2005）。

2. 问题领域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问题是由政治现实决定的，反言之，丰富的政治现实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研究课题。所以，特定时期的研究议题，很大部分都是由当时的政治现实所决定。比如，世界大战时期，关于战争和暴力的研究成为主导；在冷战时期，关于核战争及其威慑研究成为核心议题；在民主政治社会，关于选举的政治研究主导了政治心理学的议程；在后冷战时期，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之列。

第一，从冲突到合作。政治生活是丰富的，政治生活也是残酷的。各种非理性的政治行为、政治事件，均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而传统的理性主义路径，均难以说明和解释非理性行为和后果的出现。由此，心理学的解释试图对各种非理性的政治实践给予充分的解释。比如，战争起源于人性，或者人的攻击天性，或者领导人的错误知觉等；德国法西斯主义起源于社会心理，即由于现代人自由过剩问题，普通人需要依附于虐待狂，从而规避自由的选择问题（弗洛姆，2007）。再如认知偏差研究，讨论各种错误的判断、知觉，以及选举政治中的政党认同因素等（Jones，1999）。从研究议题来看，政治心理学一直是以关注各个层次的非理性政治实践为己任。但是，政治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转向关于更为积极的东西，比如理性本身。政治心理学也可以用来解释合作问题，如群体之间的合作与和谐相处问题、政治行为体之间的联盟问题、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等。更为重要的是，早期政治心理学研究，均是关注心理因素的非理性能力，如人格的病理学解释、认知偏差的形成和影响、情感的非理性作用等，但是当前的政治心理学，越来越偏向于承认一种积极的政治心理学的形成。比如，最为重要的表现是，承认情感和情绪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政治情感的动员在选举政治中的核心意义、政治情感的唤醒对于民族主义动员的要义等（Mercer，2010；Neuman，Marcus，Crigler & MacKuen eds.，2007；Sears，Huddy & Jervis eds.，2003）。

第二，从国内到国际。政治心理学所要解释的对象，就是丰富的政治生活和实践，这可以区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实践（张清敏，2008）。一般来说，政治心理学更多地解释国内政治实践，从领导人到民众，从选举到革命等。所以，政治心理学一般归为政治学的子学科，而与国际政治相平行。国内政治生活的应用确实具有系列的优势，比如，相较于国际政治生活，国内政治生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更为紧密相关，影响也更大。同时，从技术上来讲，作为研究者个体，也更容易进入到政治场景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所以，国内政治更适合进行具体的、实证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诸如选举政治心理、社区政治、公共舆论等领域，都可以进行数据收集、田野调查等。当然，随着现代全球社会的逐渐形成，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研究议题，需要结合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而且，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越来越丰富，比如，相比于50年前的领导人，现代领导人出访的频率要高得多，而且各国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所包括的议题也日益增多，全球问题也日益突出（Kastner & Saunders，2012）。所以，国际政治现实的丰富，也带动了政治心理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应用；二战后，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心理学流派的影响日益增大，追随者日益增多，政治心理学的很多前沿研究也出现在国际政治领域，比如，前景理论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国际政治，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成为近十年来政治心理学应用的热点领域（林民旺，2010；Pyszczynski，Solomon & Greenberg，2003），唐世平（Tang，in press）运用进化心理学的理论，也对国际政治世界进行了大历史的社会进化解释。

第三，从政治到心理。早先的政治心理学其实更像一门心理政治学，即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学研究（袁振国、朱永新，1988；季乃礼，2009）。我们看到，大部分研究都是集中于将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路径，用来解释政治现实，其根本目标在于政治分析，以及理解政治行为和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研究议题和分析思路都是受政治问题的驱动，即当下重大的政治发展和变化，需要心理学理论和路径的参与及其解释；其二，重点在于说明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如何有助于解释政治现实，以及心理学路径的知识启发和现

实关照是什么。但是，对于政治场景中的心理因素是什么，我们如何能知道它们，又如何确定它们的影响机制等问题，却缺乏较为系统的探究。而且，这种研究路径的基本目标在于发展政治学理论，更好地理解政治生活。但是，当前第二个阶段，已越来越转向对于政治心理本身的研究，譬如我们如何确定和测量奥巴马的政治人格，以及他的人格对政治的影响及其机制是什么（Renshon，2011b）。同理，政治认知及其偏差、情感和认同等也需要更为精切的测量。这构成了当前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即我们如何精确地了解、知道政治生活中心理因素是什么，它们如何存在，它们发挥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它们的效果又如何测量，等等。这事实上更接近于心理学的研究，只不过是在政治场景中对心理因素进行研究。政治心理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技术和操作要求，同时也更有可能产生一些心理学理论的创新。

3. 研究方法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政治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早期的研究受当时的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影响，多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而后随着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心理学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心理学当前的研究方法走向，主流为实验与定量分析。

总统、领导人的人格与领袖风格研究，早期均是从历史个案（总统案例）研究出发，讨论特定的家庭、社会和成长环境对于领导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性影响。比较著名的威尔逊总统研究、约翰逊总统研究、克林顿领袖风格研究和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研究等（George & George，1956；Goodwin，1976；Renshon，1998；萧延中，2005），均是持历史案例研究方法。用该方法研究总统的优点在于，能够对总统的成长历程进行详细的过程描述，寻找外在环境对总统性格形成的具体因果关系和机制，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总统的案例研究进一步的发展是总统人格比较研究，比如巴伯（Barber，2008）的《总统的性格》（*The Presidential Charater*）和格林斯坦（Greenstein，2009）的《总统风格：从罗斯福到奥巴马》（*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Barack Obama*）等著作。历史案例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大量一手的资料，同时具备运用心理学理论对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统人格特质、价值观风格进行诠释的能力。这种研究方法仍是主要的研究途径之一，但并无太多的方法创新以及总统可供候选。总统人格研究的发展趋势，当前更多的是根据人格心理学的发展，提炼出的一些定量化方法，比如玛格丽特·赫尔曼的内容分析法、斯蒂芬·沃克等人创造的操作码分析和大五人格特质分析等（Hermann，1980；Schafer & Walker eds.，2006；Mondak，2010）。这些方法的基本特点在于，通过对总统相关的数据，如著作、文集、政策文本等进行相关的技术编码，而后制作出特定总统的人格类型图谱。这种研究趋势，更多地体现了研究技术的革新，但也会面临诸多批评，包括数据背后的动机偏见如何排除等。

与上述趋势相联系的是，通过一手的数据收集而进行政治心理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石之瑜，1999；郑建君，2011）。比如访谈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等，对于收集特定群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原始数据，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些方法需要一定的技术操作和设计能力，在保证科学的前提下，能够为我们理解相关的政治心理现象，提供较为精确和科学的原始描述性推论。因此，对于特定的个体、公众以及国家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以及心态的研究，一手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方法也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相吻合。

在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上，当前越来越集中于定量和统计的手段。比如，对于原始数据的基本内容分析，即进行简单的编码、频率计算分析等，都是最为基本的数据处理方法；在公共舆论等大众政治心理研究层面，定量方法的运用更为广泛，包括最为简单的多元回归分析、少数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结构方程、方差分析等。总而言之，当前的政治心理学已完全走向了具备鲜明实验心理学特性的量化研究（朱滢主编，2000；孟庆茂、常建华编著，1999）。当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一特点与美国的心理学发展，以及政治学定量化发展紧密相关；其二，这也与美国等民主政治社会的特点相关，即关于选举政治的研究中，由于样本总体很大，所以需要量化处理技术的引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及方法，在定量和定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比如Q方法的使用，基于少数的样本，通过数据分

析中引入统计技术，深入捕捉人的主观性（蒲晓宇，2007）；外交决策分析中多元启发理论（poliheuristic theory）也是综合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如此，量化方法适用于特定的政治态度和情感的测量，但也可以与案例分析方法相结合。对于具有一定案例总体的诸多研究议题，比如中国公众情绪与政府治理、国际危机的研究中，在运用量化方法对样本进行分析时，结合个案访谈等定性分析，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从研究方法来说，总体趋势为定性向定量的过渡，量化研究成为当前欧美政治心理学的主导方法。这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化以及科学化，也有助于政治心理学研究对话的展开，同时更为准确地体现了政治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在走向实验政治心理学，引入和发展精细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同时，如何不缺失对理论问题意识、政治实践的捕捉，特别是宏观思辨能力，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关怀的培养，的确值得深思。我们希望未来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能走向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二、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丛书？

丰富的政治生活和实践动态，需要我们更多地引入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政治现实，也更有利于建设更为和谐与和平的政治生态环境。一个缺少心理因素的政治生活，必然是一种抽象的、冷淡的，顶多就是人工智能所组成的政治世界；我们难以想象我们如何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世界，这是一个缺乏人性的政治世界，必然也会导致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好”的世界，因为它没有人性的根本关怀。

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也基于理解丰富政治现实的需要，我们经过仔细的斟酌，精心选译了这套“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发现，这套译丛的特点在于“前沿”二字。因此，著作选择的标准在于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学科发展，我们不仅精选名家之作，而且也吸纳新锐以及主题、理论和方法新颖的著作。本套译丛大致包括以下几类著作：

第一，总统政治心理研究的经典和最新作品。巴伯的《总统的性

格》和格林斯坦的《总统风格：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均是欧美总统心理学研究的巅峰之作，他们对于总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运用政治心理学的基本框架，将美国总统的性格和风格梳理得特别清晰，同时也非常有趣（Barber，2008；Greenstein，2009）。而《救赎政治：奥巴马的总统历程》（*Barack Obama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则是任尚（Renshon，2011a）的最新力作。作为兼具心理学和政治学学科背景的学者，任尚著述颇丰，在总统人格研究式微的情况下仍孜孜不倦，力求推新。基于可读性的考量，总统研究中并未将一些量化之作包括进来。幸运的是，我们认为，一些内容分析、操作码以及大五人格研究之作，更多的是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第二，政治心理学的基本学科全貌。我们特意选择了一本当下最为流行的欧美政治心理学教材——《政治心理学》（*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第二版（Cottam，et al.，2010），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政治心理学教材，内容甚广，却不失条理，将政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主要的应用空间梳理得非常全面。因此，我们将此教材选译过来，向国内学界推介，希望能够促进学术界对政治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全面认知。第三，情感政治。当下欧美政治心理学最为流行的研究方向之一，便是情感政治研究。本套译丛中《政治广告》（*Campaigning for Hearts and Mind：How Emotional Appeals in Political Ads Work*）、《政治头脑》（*The Political Brain：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两本著作，均是这一方向的重要代表之作（Brader，2006；Westen，2007）。总统竞选无疑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战斗，但是，对于特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是如何进行政治广告宣传的，其情感诉求策略和情感动员机理又如何等，仍需要加以仔细研究。而美国两党的不同竞选策略，体现了不同的情感动员思维，也由此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些研究，都与时下非常流行的情感神经学紧密相关，即我们如何吸引别人，我们如何具备情感的能力，情感的神经学机理对于政治实践的意义是什么，等等。第四，公共舆论和政治判断。大众政治心理成为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应用领域。所以大众政治心理的基本内容、大众政治心理与政治人物、政治专家之间的互动，成为当下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之一。基于此，我们选择了

公共舆论的经典著作《公共舆论》（*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这本经典著作对于公共舆论的起源、影响和作用机制等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Zaller，1992）。而《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是著名政治心理学家泰特洛克（Tetlock，2005）的名作，在几十年的研究基础上，他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专家如何做出好的政治判断这一问题。他所提出的狐狸和刺猬型专家，以及他们不同的政治判断特点以及与民众的互动，值得我们反复揣摩和玩味。

以上诸种著作，并不一定囊括当今欧美政治心理学的所有前沿方向，比如，关于选举政治中的投票研究、恐怖主义研究、关于族群态度的研究等，我们都没有涉及。但宏观而论，上述几点重要的特色和方向，均反映了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特色、趋势和前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著作在国内学界的出版，应该能对政治心理学研究向国际前沿和动态的跟进、看齐，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译丛的出版，需要感谢许多人士。他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支持。萧延中和石之瑜两位政治心理学研究前辈给予了热情支持，包括出版社引荐和书目提供；刘训练、蒲晓宇诸君对于译丛的遴选、版权联系等，积极提供信息，时常关注，他们的无私支持给予了我们更多前进的动力。译丛的编委会，也是由海内外政治心理学名家和新锐组成，他们鼎力支持，贡献智慧，希望借此推动国内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力促政治向人性和心灵的回归。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对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译介的热心推动，是我们得以顺利完成本套译丛，并向国内读者推介的关键。尽管出版过程几经波折，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潘宇博士的积极推动以及张宏学、龚洪训等诸位编辑的悉心工作，使得译丛的出版得到最大的保证，同时他们细致的编辑也极大地保证了译丛的出版质量。最后，还得感谢诸位积极参与翻译的译者，他们大多是海内外高校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青年教师，他们细致认真的翻译，为保证译丛质量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国内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的不成熟，相关术语译介仍存有争议，特别是由于交叉学科的特性，相关内容的理解可能还有谬误之处，因此我们期待读者的热情支持和真诚批评。

参考文献

Barber J D.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2008.

Brader T. Campaigning for Hearts and Minds: How Emotional Appeals in Political Ad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Cottam M L, et a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2nd e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0.

George A L & George J L.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New York: J. Day Co., 1956.

Goodwin, D K.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Greenstein F I. 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Barack Obama. 3r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Gries P H.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 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 11 (2): 235-265.

Hermann M.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0, 24: 7-46.

Houghton D P. 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ons, Individuals, and Cas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Huddy L. From Social to Political Identit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1, 22(1): 127-156.

Janis I L & Mann L.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Janis I L. Groupthink. 2nd e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3.

Jervis R.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Jones B D. Bounded Rati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 297-321.

Kastner S L & Saunders P C.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2, 56 (1): 163-177.

Lasswell H D.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Lasswell H D.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48.

Lerner J S, Gonzalez R M, Small D A & Fishhoff B. Effects of Fear and Anger on Perceived Risks of Terrorism: A National Field Experi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4: 144-150.

Marcus G E, Neuman W R & MacKuen M. 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ercer J.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5, 49 (2): 229-352.

Mercer J.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0, 64 (1): 1-31.

Mondak J J. Pers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uman W R, Marcus G E, Crigler A N & MacKuen M. (eds).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 Greenberg J. In the Wake of 9/11: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 Washing,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

Renshon S. High Hopes: The Clinton Presid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Amb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Renshon S. Barack Obama and 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 New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